

卷一

為等典  
一  
逆更藉保皇保種之狀  
宮庭之計殊不知康逆之法新法乃亂  
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顧德  
乃極朕於瀕危而劬奸於一旦實則可

# 中国近代

# 官場

## 小说选

中國近代官場小說選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● ZHONGGUO JINDAI GUANCHANG XIAOSHUOXUAN ●

# 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

## 卷 一

官场现形记(上)

李宝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责任校对 任淑美

## 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

欧日胜 主编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2.375 字数：3572千字

2003年6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001-5000套

ISBN 7-204-06874-2/I·1217 定价：360.00 (全十册)

## 简介

清代小说，六十回，李宝嘉著。

本书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小说，对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和透视，上自朝廷大臣，下至佐杂胥吏，全方位地摄入笔底，绘声绘影，穷形极象。

书中很多人物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蓝本，写出了一种政治体制的腐朽败坏，卖官鬻爵、招权纳贿成为官场的运行机制，无官不贪，如瞽如狂，“羊狠狼贪之技，他人所不忍出者，而官出之；蝇营狗苟之行，他人所不屑为者，而官为之。”小说多棱面地折射出畸形、丑陋的人生，书中还可见到走马灯似的幢幢怪影，表现了固有的封建文化已然到了日薄西山、气息奄奄之际，人欲横流的时代狂潮导致了文化的沦亡。

《官场现形记》表现了比较进步的思想倾向，充分暴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糜烂，愤怒控诉各级官吏祸国殃民的罪行，对百姓惨遭荼毒的黑暗现状痛心疾首，发出了严正的谴责。其间有涉及维新与守旧之争，抨击了一些顽固守旧的大臣，但是对欺世盗名的虚假维新之徒亦进行了嘲讽。本书有些章节略显沉闷，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。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…… (10)
-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铸级蓝呢糊绿轿…… (22)
-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…… (33)
-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…… (43)
-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…… (56)
-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娴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…… (68)
-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…… (80)
-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…… (93)
-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…… (104)
-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糈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…… (117)
-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…… (131)
- 第 十 三 回 听申伤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…… (143)
-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…… (158)
-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…… (173)
- 第 十 六 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…… (188)
- 第 十 七 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…… (202)
- 第 十 八 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…… (218)
- 第 十 九 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…… (234)
- 第 二 十 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…… (248)
- 第 二 十 一 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…… (261)
- 第 二 十 二 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…… (276)
- 第 二 十 三 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…… (289)
- 第 二 十 四 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…… (304)
- 第 二 十 五 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…… (320)

-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…… (334)
-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…… (346)
-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…… (358)
-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…… (374)
-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…… (389)
-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…… (407)
-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…… (423)
-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…… (438)
-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…… (455)
- 第三十五回 捐巨贖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…… (471)
-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…… (485)
-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…… (502)
-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…… (514)
-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…… (528)
-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谏多才…… (540)
-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…… (555)
-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…… (567)
-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…… (579)
-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…… (593)
-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…… (609)
-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…… (626)
-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…… (641)
-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…… (652)
-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…… (668)
-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…… (684)
-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…… (702)
-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…… (719)
-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…… (735)

- 
-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…… (750)
-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…… (763)
-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…… (781)
-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…… (801)
-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…… (814)
-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…… (830)
-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…… (843)

## 第一回

##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

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，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个村庄，这庄内住的，只有赵、方二姓，并无他族。这庄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户人家。祖上世代务农。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请了先生，教他儿子攻书；到他孙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。乡里人眼浅，看见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庄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来；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。姓方的瞧着眼热，有几家该钱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开一个学堂；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，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。这举人姓王名仁，因为上了年纪，也就绝意进取，到得乡间，尽心教授。不上几年，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：有的也会对个对儿；有的也会诌几句诗；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，竟把笔做了“开讲”。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阳，大家商议着，明年还请这个先生。王仁见馆地蝉联，心中自是欢喜。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，他父亲叫方必开。他家门前，原有两棵合抱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年正值“大比之年”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人，簇拥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



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，一头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，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。正在那里咂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。便在大门外头，当街爬下，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。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，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想着，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，说是什么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“‘下雨’两个字，“出太阳”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，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’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。将来望你们令郎，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。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；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才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，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；却是自己一个人，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“捷报贵府少老爷”，什么“报喜人卜连元”。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。听了听，就说：“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的念这个，却是何

故？”低头一想：“明白了：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。”忙叫老三：“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”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。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。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“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，问道：“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”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”老三回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王仁道：“为的是你。”老三说：“为我什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，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，与你无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他辣他的，又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这就是你错了！”老三道：“我错甚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”老三道：“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拉翰林，好处多着哩！”老三道：“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王仁道：“拉了翰林就有官做。做了官就有钱赚；还要坐堂打人；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”老三孩子虽小，听到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一句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。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；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哇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；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

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的先生顿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不往外吐了。直钩钩两只眼睛，瞪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；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！问问你爸爸：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！这个馆不能处了！一定要辞馆，一定要辞馆！”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来的祸。但是满肚子里的痰，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的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“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；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；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；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。当下就有报房里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猪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，一应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：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“孝廉第”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；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。因此渊源，就送去了一分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，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

套及时应今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，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学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有条不紊。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，上写着：“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闹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”下写：“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。”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“王大人”三个字，下面注着“城里石碑楼进士第”八个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，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；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。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。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烧水洗脸，换衣裳，吃早饭。诸事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，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。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，局股后头才是他爷爷，他爸爸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进了祠堂门，有几个本家，都迎了出来；只有一个老汉，嘴上挂着两撇胡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动。赵温一禁，认得他是族长，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“大公公”。那老汉点点头儿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；单让他一个坐下，同他讲道：“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，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。听见老一辈子的讲，要中一个举，是很不容易呢：进去考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，站在龙门老等，帮着你拷考篮；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怎么拿得动呢？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，坐在上面；底下围着多少判官，在那里写榜。阴间里中的是谁，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，那是一点不会错的。到这时候，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阴间里看榜，又

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，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。大相公，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真是不容易呢。”

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，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。问是甚么事情，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，说：“他们到如今还不来！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停会子告诉王乡绅，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！”嘴里骂着，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，借他当扇子扇，摇来摇去，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，大家拿他抱怨。厨子回说：“我的爷！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那一项！半个老钱没有瞧见，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，翰林、尚书，咱伺候过多少，没瞧过他这囚攘的暴发户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！开口王乡绅，闭口王乡绅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，说：“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罢！”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；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，左说好话，右说好话，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，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，端上去摆供。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长陪祭，大众跟着磕头。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；也有先作揖，后磕头的，也有磕起头来，再作一个揖的。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，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。一时祭罢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但是一起一起来人客往，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络绎不绝；顶多的一百铜钱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没有了。

看看日头向西，人报王乡绅下来了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；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，大家饿了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烦。忽然听说来了，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来。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这

里请的陪客,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,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,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,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,所以也戴了红帽子、白顶子,穿着天青外褂,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,陪在下面;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,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,尚未开谈,先喊了一声“来!”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,答应了一声“者!”王乡绅就说:“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,交代了没有?”二爷未及回话,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,朝着王乡绅说:“又要你老破费了,这是断断不敢当的!”王乡绅那里肯依。赵老头儿无奈,只得收下,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,就叫开席。王乡绅一席居中;两傍虽有几席,都是穿草鞋,穿短打的一班人;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,都在天井里等着吃。这里送酒安席,一应规矩,赵老头儿全然不懂,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,王孝廉面西,方必开面东,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

一时酒罢三巡,菜上五道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,中出来的“闹墨”,一定是清真雅正,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,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,未曾出榜之前,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,果然不出所料:足见文章有价,名下无虚。两人讲到得意之际,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,做过一任监察御史,后因年老告病回家,就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,除王孝廉之外,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。赵温虽说新中举,无奈他是少年新进,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,到了此时,都变成“锯了嘴的葫芦”,只有执壶斟酒,举箸让菜,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,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

王乡绅饮至半酣,文思泉涌,议论风生,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

道：“老侄，你估量着这‘制艺’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”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来；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，望着王乡绅。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“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，是不用说了；单就我们陕西而论：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！”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嘴里又说道：“就以区区而论：记得那一年，我才十七岁，才学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；一部‘仁在堂文稿’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‘制艺引全’，是引人入门的法子。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，用浆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头念，偏偏念死念不熟。为这上头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打，罚了多少跪，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。唉！虽然吃了多少苦，也还不算冤枉。”王孝廉接口道：“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，叫做‘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’。别的不讲，单是方才这几句话，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，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。”王乡绅一听此言，不禁眉飞色舞，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，说道：“对了。老侄，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，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。现在我虽不求仕进，你也无意功名；你在乡下授徒，我在城中掌教，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，替我圣朝培养人才。这里头消长盈虚，关系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，这个重担，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，将来维持世运，历劫不磨。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，总是我们斯文一脉，将来昌明圣教，继往开来，舍我其谁？当仁不让。小子勉乎哉，小子勉乎哉！”说到这里，不觉闭着眼睛，颠头摇脑起来。

赵温听了此言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爷爷同方必开，起先尚懂得一二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；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，又做出许多

痴像，笑又不敢笑，说又没得说。正在疑惑之际，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，吵闹起来。仔细一问，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，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，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脚钱，他在那里嫌少，争着要添。赵温的爸爸说：“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，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；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，已经是格外的了。”二爷说：“脚钱不添，大远的奔来了，饭总要吃一碗。”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，他一定吵着要吃；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，厨子不答应，因此争吵起来，一直闹到堂屋里，王乡绅站起来骂：“王八蛋！没有王法的东西！”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，做好做歹，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，方才无话。坐定之后，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，嘴里说：“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，戒戒他二次才好！”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听了这话，连忙替他求情，说：“受了官刑的人，就是死了做了鬼，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，这不毁了他吗。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，回来教训他几句，戒戒他下回罢了。”王乡绅听了不作声。

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，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，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。叫唤了半天，前前后后，那里有老三的影子；后来找到厨房里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，在那里啃骨头。一见他老子来到，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。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，又是可惜衣服，急的眼睛里冒火。当下忍着气，不说别的，先拿过一条沾布，替儿子擦手，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。老三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，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，他总是不肯去。他老子一时恨不过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。他哇的一声哭了。大家忙过来劝住。他老子见是如此，也只好罢手。

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，起身告辞。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：“孙子年纪小，不曾出过门；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，请赏荐一位，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。”王乡绅也应允了。方才大家送出大门，上车而去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回

##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

话说赵家中举开贺，一连忙了几天，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下来，叫赵温即行赴省，填写亲供。当下爷儿三代，买了酒肉，请门斗饱餐一顿，又给了几百铜钱。门斗去后，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；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，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。赵温不胜之喜。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，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，随时可以请教。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，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随即满口应允，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。取过历本一看，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，遂定在这天起身。因为自己牲口不够，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。几天头里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，赵温一概领受。

闲话少叙。转眼之间，已到十四。他爷爷，他爸爸，忙了一天；到得晚上，这一夜更不曾睡觉，替他弄这样，弄那样，忙了个六神不安。十五大早，赵温起来，洗过脸，吃饱了肚皮。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，少停一刻，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。赵温便向他爷爷、爸爸磕头辞行。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，托他照料孙子；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。等到行完了礼，一同送出大门，骑上牲口，顺着大路，便向城中进发。

原来几天头里，王乡绅有信下来，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，可便道来城，在舍下盘桓几日。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，走了半天，一直进城，投奔石牌楼而来。王孝廉是熟门熟路，管门的一向认得，立时请进，并不阻挡；赵温却是头一遭。幸亏他素来细心，下驴之后，便留心观看。只见：门前粉白照墙一座，当中写着“鸿禧”两个大字；东西两根旗杆；大门左右，水磨八字砖墙；两扇黑漆大门，